

NU HAI ER



# 女孩儿

——魏艳中篇小说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女 孩 儿

魏艳中篇小说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女 孩 儿

魏艳中篇小说集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2,000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400册

ISBN 7-5039-0733-9/I·362

定 价：3.80元



## 作者小传

魏艳，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出生于沈阳。一九七六年入伍，一九八九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文学小径上属姗姗来迟者，而立之年方以处女作《女孩儿》跻身文坛。所幸笔耕勤奋，二年撰文三十余万字。现为解放军某部宣传干事，上尉军衔。

## 目 录

|             |        |
|-------------|--------|
| 从前有座山 ..... | ( 1 )  |
| 凰 兮 .....   | ( 46 ) |
| 女 孩 儿 ..... | ( 89 ) |
| 救 主 .....   | (131)  |
| 知命之年 .....  | (179)  |
| 叙事歌谣 .....  | (244)  |

## 从前有座山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道和小老道。  
老道在给小老道讲故事，  
讲什么？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

——世人皆知的民谣

### 一 不点儿屯

不点儿屯什么都不大。

那井——

全屯就一眼，比针眼粗不了多少。铁桶坠下去，四周的剩余刚够挤进一圈儿风。雨来了，摘一片葵花叶，井就有了翠绿的帽子。

井细且浅，离地面二米高。哪天井绳断了，两根裤带一勾连，铁桶就水汪汪地晃上来了。

就怕冻。

山里的冬天腿勤，不到十月就跑来了。

那井就病西施似的，一天天瘦。不出半个月，冰清玉洁的腰身就剩碗口细了。

男人们只好拴牢身子，倒悬着去除冰。

等到破冰见水了，绳子沾着冰水却冻断了。男人头朝下俯冲，嘴吻住水面，宽肩卡在井壁里。

死也不容易。

这不大的井！

还有不大的屋——

七尺男人进得屋来就剩六尺半了——屋里比屋外低半尺，迈进门坎，就象迈进一个坑。

不大的屋里，南面是火炕，西面是火墙。

火炕上盘着老爷们，一吸一呼消灭着烟。猛地痰上来了，奋力一振，那痰就射到火墙根。

火墙根贴着女人，唱皮影戏似的，没声。

火墙根是女人唯一的去处，拿着针头线脑贴上去，又隐蔽又暖和。

久了，女人忙着烧火做饭去了，火墙根还存放着她们悠长的叹息。

月光就在这不大的屋里没滋没味地荡着。

还有不大的广场——

横下里站着一棵老柳树，竖下里蹲着一座破庙堂，广场就没了周正模样。

全屯百十号人一覆盖，广场就难见天日了。

广场上办正婚。

广场上办送老。

不大的广场，让红白喜事塞满了。

还有不大的媳妇——

不点儿屯上传下个规矩——娶小媳妇。

小伙子一上十七、八，爹娘就做主给娶个三五岁的女孩子，养上十年八载，女孩子象个果子似的长熟了，才办正婚。

两口子这才正正经经过日子。

不点儿屯井不大屋不大广场不大媳妇不大，可有一样——烟袋锅大。

不点儿屯有七杆祖传烟袋锅。

那晶莹剔透的烟袋嘴叫不上名，那红润细长的烟杆叫不上名，那锃亮硕大的烟袋锅更叫不上名。

七个烟袋爷一抽烟，不点儿屯就添了一番好景致：

烟叶金灿灿的，不用搓，左手提着，右手一块一块往烟袋锅里填。一片填进去了，两片填进去了，也不知烟袋锅有多大，有多深。

颤巍巍地衔在嘴上，不用柴棍点，燃一个松明子，从左到右烧过去，黑夜里就眨着七只一睁一闭的鬼眼，也不知眨到啥时候。

不点儿屯有几十号老爷们，可只有七个能抽上烟袋锅的烟袋爷。烟袋爷有无尚的权利：

烟袋爷管生孩子取名，

烟袋爷管小伙子娶亲，

烟袋爷管寿终送葬，

烟袋爷管……

## 同一环境里的故事〔1〕

黑子是头九岁棕熊。

黑子终结了艰难至极的爬行，黑色的身躯沉坠下去，做成雪野中一只孤独的眼睛。

黑子黑得并不纯粹，粗长的针毛和柔密的绒毛有层次地泛滥着棕色的光泽。

黑子拔萃于同类的，是颈部一条白色领环。这幼年棕熊的标志，独有黑子滞留着。

于是，黑子因白色领环而饱满稚气，因饱满稚气而美丽非凡。

觉醒的太阳蹒跚着挨到山顶。

黑子可就疲软至极了。

黑子出色的长吻微微张开，他几度追忆远祖的喻示——如果你爱着，你的吻不可闭上。

黑子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她在自己心中一点点鲜活起来。往日那么坚定地忘却的身影，此刻又粲然走到眸子里。

黑子悲怆地吼圆嗓子——这薄弱的意志，可是意味着大限的临近吗？

黑子渴望活下去，渴望活泼泼地活下去，就如这纷扬愉悦的雪花们——

雪花们游戏着。它们游戏的方式繁荣而又细腻：有抽拔成丝，缠绵着飘下来的；有割切成片，萎靡着散下来的；还有雨样的淙淙而落的，还有雾似的渺渺而降的。

并不因着单一的色调而哀伤啊。

生机盎然的雪花们！

雪野无限量地接纳着。

雪野宁静如一片玄思了。

黑子就包容在这一片玄思中，他知道自己学习不了雪花们。

蓦地，黑子听到一声“呦”的扩张，他惊喜地直立起身子：是她吗？

雪海中伫立着一盏黑色的标灯。

## 二 老根儿

烟袋爷们躲在奶水般浓稠的烟雾里。

脸面都看不清。

七杆烟袋锅顶端——老根儿茁壮地走过去，青庄稼上旋即滑动着宽阔的影子。

老根儿是不点儿屯屯东第一户烟袋爷王七月老爹五个孩子中唯一的雄种——王家的命根子。

当年二十岁的七月老爹娶的三岁的独眼亮婶子，一等就是十一年，亮婶子十四开了怀，三十四生下老根儿。

老根儿二十了。

七月老爹就往七十上数了。

老根儿的力气没露过顶，远远近近的石板石磨，没他搬不动的。

十七那年进山伐林子，一棵半搂粗的樟子松坐了桩，旁人吓得大气不敢出，老根儿却拦腰一抱，硬是一点点把个大

树放平躺了。

还是十七那年，屯东口上死了个走驼子，身長二米，足有五百斤重。人哪，畜呀，哪个也不敢过路口了。老根儿一丈红布缠紧腰，一条手巾垫住牙，两块胸肌一鼓，走驼子就上肩了。

满屯的娘们谁见了老根儿不吧唧嘴？

满屯的爷们谁见了老根儿不愣半天神儿？

老根儿的娘亮婶子，腰眼插了根棍似的，溜直。

也就是十七那年，七月老爹给老根儿娶了屯西头烟袋爷白面团的七岁闺女，大妹子。

也就是从十七那年起，老根儿的愁相就锈在脸上了。

七月老爹捧出一口浓痰，有滋有味地疏导着儿子：

爹也打年轻时过过，知道那火烧火燎的味。可你得想想，人活着图个啥呢？还不是图个老来能享几天福分？儿呀女呀，一成了家哪个也靠不住，还是老婆子壮实点好哇。看你娘，地里、家里多能张罗？要不，咱爷们能自自在在吧唧这杆烟袋锅？

.....

七月老爹被自己的话催眠了。

老根儿脖子上的血管如玉米棒那般粗了。

老根儿于是老钻林子，不拿枪。

飞龙也不打，狍子也不打。老根儿老往山顶上爬。他觉着满山的樟子松象长在他心口上，又闷又扎。他想着爬到高处透透气，也看看蓝缎子似的大晴天。

桦树蘑也不要，猴头也不要。老根儿老往苏苏河边走。

他觉着满屯的炊烟直往他嗓子眼灌，又呛又梗。他想着汲一口河水润润喉，也亮铮铮吼它几大声。

亮婶子从地里回来扎着手：家里没活儿干了，老根儿总抢先卖力气——

“娘，这样子你咋总烧不完？”他一劈就是一座样子山。

“娘，这水你咋总使不尽？”他一挑就得水没缸沿。

老根儿就是正眼也不看大妹子。

大妹子突然病了，瘦小的身子缩成婴孩了。老根儿饱尝了一顿七月老爹的烟袋锅子，这才有气无力地夹起大妹子到山外看大夫。

大妹子做了老根儿腋下的布袋子。

大妹子发烧的小脸象水里的大萝卜，变了形地红。刚掉的小豁牙透漏着烫人的风：

“哥呀哥，你脊梁骨上咋冰凉啊？”大妹子把发烧的小手贴在他后背上。

老根儿一激灵。

“哥呀哥，咱家小花咪要睡觉了。”大妹子烧得说胡话了。

老根儿一哆嗦。

“哥呀哥，我放缸里一个小蛤蟆……”大妹子烧昏过去了。

老根儿步子由慢到快，由快到飞。

回来时，大妹子卧在老根儿撩起的衣襟里，老根儿就有了袋鼠模样。

袋鼠似的老根儿颠在山道上。

大妹子象只小雏雀，一路上嘴不停地：

“哥呀哥，小蛤蟆在缸里你怕不怕呀？”

老根儿乐呵呵地说：“不怕，不怕。”

“哥呀哥，小花咪睡觉打不打呼噜呀？”

老根儿乐呵呵地说：“打，打。”

“哥呀哥，你……”

不等大妹子说完，老根儿就贴了贴她的小红脸。

一粗一细的笑声编了根麻花绳，把一缕山风拴住了。

那天，丈母娘来看病愈的大妹子了。

刚挂上几天的微笑，又从老根儿的脸孔上慢慢滑下来，最后凝在嘴上——老根儿大张着嘴巴，迷了。

## 同一环境里的故事〔2〕

红心快腿是只四岁马鹿。

红心快腿高度灵敏的双耳，听到了空气中流淌的非凡的阴郁。

原因不明。

红心快腿柔软的身子灵秀而轻盈。她知道自己最富魅力的是颀长浑圆的脖颈和雪白纤细的脚踝。于是她一旦站定，便周转颈子环顾四野，接着轻扬前足，给雪地烫下一个个尖形花纹。

红心快腿出类于同伴的，还是眉间那颗心状红斑。红斑使她昭著于鹿群，红斑使她昭著于山林，红斑也预约了她超常的命运。

她不知。

红心快腿在雪野中耕耘，点点蹄痕种下她内心满溢的爱恋。她不知他在何处，可她发誓要找到他，她要他叩响她的

腹部——里面已经产生一条小生命。

她相信他会留恋她，她相信他会留恋孩子，她渴望能依靠在他温暖的怀里，度过难忍的生产的巨痛，然后，有个家。

跃动的红心快腿怀念起她的头仔。

实在的，她是想做母亲的欢欣——

第一次观望众多异性为获得自己而拼力，红心快腿不禁有几分迷离。她驻足在一丛越桔旁，不时闭几下眼睛。公鹿们茸花相撞发出的大响震惊着她的耳鼓，她收拢腹肌，企望坚实自己，勇敢自己。她收藏着惊惧，前足叩一下草地，再叩一下草地。她高扬起小巧的头颅，一派漠然，一派平静。

可是，当俊美的胜利者迅疾而来，当八叉茸花喷射浓香，红心快腿猛然听到一声陌生的鸣叫——“呦”

她自己的。

然而，不同凡响的红心快腿绝不倒嚼受爱的滋味。她拥抱着她的果实，殷殷地寻找独属自己的山林。

她自己安家。

她自己觅食。

她自己生产。

她自己哺育。

八个月的辛劳，换得一份为母的快意。

秋季再度多情地来临。

红心快腿自觉到躯体的膨胀，一根根褐色绒毛似要挣脱皮张的牵附去漫游世界。她纯亮地鸣叫，她夸张地腾跳，她屏弃儿子，屏弃追慕者，向着新颖的山林跃进，她要自己寻找爱情。

于是有了她奇异的交配。

于是有了骚动于腹内的第二粒结晶。

更为反常的是，她不再想离开他，她愿这爱情有个永远的归宿。

可是这回是他走了。

就因为不是同类？

怀想鼓荡着红心快腿，她不由得痛畅一鸣“呦——”

就这时，红心快腿终于读懂了那非凡的阴郁的含义：又是它，又是那条母狼冰冷冰冷的眼睛。

### 三 艾蒿 婶

刚挂上几天的微笑，又从老根儿的脸孔上滑下来，最后凝在嘴上——老根儿大张着嘴巴，迷了。

进来的是老根儿的丈母娘——艾蒿婶。

青葱芳香的艾蒿婶准准地回报了她的名字。

只一样——

黑。

黑亮的艾蒿婶偏就喜欢着穿白色衣裳，明目对比的色块，双双显现着纯正。

艾蒿婶张扬了她的特点，烟袋爷白面团就娶了黑亮如夜色般诱人的艾蒿婶。

艾蒿婶刚好比白面团小二轮。

院里青脆着黄瓜架，殷勤的晚风总抚弄得黄瓜花不安

生。松散的月光滴下来，打沉艾蒿婶困倦的眼皮——白面团爱在月亮地里露营，艾蒿婶就得整夜给他赶蚊子。

白面团压迫着艾蒿婶，也亲热着艾蒿婶。

白面团馒头般雪白的脸上，总鼓出两朵绵软的笑容，这绵软的笑容魔术般神奇——

它能把持艾蒿婶的食欲：

艾蒿婶坐在矮墩墩的树桩子上，刚拿起一棵葱，白面团那绵软的笑容就顺着葱叶、葱白爬到艾蒿婶的嘴边上了。

艾蒿婶就张不开口。

它还能控制艾蒿婶的睡眠：

艾蒿婶光着身子躺着，自打嫁给白面团，无论冬夏都不准她穿衣服睡。白面团鼓着两朵绵软的微笑着看着她，双手在她的两乳间，一时急急地窜过去，一时又缓缓地抖过来。艾蒿婶先是痒，再是热，再是灼，她想着看看那手，白面团那绵软的笑容里就哼出一个绵软的声音：把眼闭着。

艾蒿婶就闭着。于是紧闭的眼前就有千万个小红人在舞蹈。小红人越舞越快，越舞越分不清个数，越舞越不见节奏，最后千万个小红人漫成一面大红布。艾蒿婶就模模糊糊地知道，白面团要把自己翻个个儿趴在炕上，艾蒿婶就模模糊糊地知道白面团要压在自己背上——

艾蒿婶就睡牢了。

白面团突然死了。

广场上用松树枝扎起了送老的灵棚。三十岁的寡妇，艾蒿婶她跪在朱红的棺材旁，听六个烟袋爷背诵着招魂的古词——

我是大红的雅疙瘩，  
死一千次，活一次。  
我是矮壮的马莲果，  
死一万回，活一万回。  
女人家挑水，  
我的魂就在缸里。  
女人家烧火，  
我的魂就在锅里。  
下雨我骑着雷电来，  
晴天我蹲在房顶上。  
我在小道上睡过去，  
我在大道上醒过来。  
房子是我的，  
地是我的，  
女人是我的，  
我定要回来。

烟袋爷们吸吮着鼻涕，烟袋爷们吞吐着烟雾，广场上的男人女人披挂着烟雾，活似一群蓝色的精灵。

古诗词诵完了，神舞跳完了，繁忙了一天的人们渐走渐远了。

无性别的月色包揽了这空洞的停尸的棚。

灵棚外，还有六杆烟袋锅一明一灭，象有人唱歌拿不准调子。烟袋们在定夺白面团那杆烟袋锅的继承人呢。

长跪的艾蒿婢完整地融进夜里去，谷穗般低垂着头。她看见嫁出三年的女儿大妹子，端着满满一盆鸡蛋，笑眯眯的。